

傳數得共  
際斷制

我而  
地

國長

溫河  
即美

20.9.2

小三才圖六卷

道元鈔本

共陸册 存陸册 排架号

01022

裝修人

柯曉芳

1987年10月14日

小豆棚卷二目錄

封丘陳女

紅葉

猪妖

金貞女

單廷璣

石帆

文酒

上寮翁

肥騰老娘

賈息西

霍景蕪

楊汝度

楊板水

葉祿

只守宿

訖

張烈婦

龍

雨錢

曹公洞

石氏妻

小孝兒

償負驢

擲孤裘

殘菊詩

一之花

封邱陳女紀事

曰豫封邱二人為僮不出其鄉農家者流畧記姓氏  
曰陳與劉聲氣投洽往還綢繆如兄如弟相愛相將  
朝偕軹里暮聚井鄉三里而遠衛字相望陳育一女  
劉誕一郎相與談諧約為婚媾交換酒盞爰割衣衾  
昔為密友今其至親兩姓永好願言同心人事變易  
不可終量生死難齊厥有彭殤陳也日富而壽而康  
劉也日貧昌云淪亡妻其以妾之子幼孤數年之中  
口弗可餬陳翁古道不以其女守乃貞盟締弗渝

歲月其梭。之子歧嶷。女兮及笄。嫁當以時。劉母心怒。念茲凍飢。蕭。四壁。兒何以妻。適有大賈。欲傭老婦。澣衣炊厨。十千而募。劉母忻然。往投其戶。取繒與兒。亟其完娶。子負鏹歸。乃易衣裳。葺爾舍宇。潔爾酒漿。乞諸鄰里。借彼車行。陳女子于歸。夜其未央。入此室處。欲拜高堂。皇。四顧。問我姑嫜。劉曰我母。傭而求。僕。然後得娶。言罷心傷。女曰我郎。何須憂切。我有餘資。完彼富室。我母其旋。同侍朝夕。以安子心。盡我婦職。翌旦之辰。女曰歸寧。往彼母家。密挾私金。置諸綈篋。

覆之餅蒸。及暮而還。女也一人。來叩我門。胫篋扁闊。詢諸其鄰。婿在田間。女手欲倦。度篋石端。連步出村。招。夫還。隣窺其迹。為之倒傾。始貧果饑。倭親多金。利令心憤。慢藏抽身。夫妻偕返。虛篋在門。夫為啓管。女入房幃。笑言宴宴。載金而回。迅贖我母。迎奉春暉。女兮孝思。夫曰賢哉。孰知中變。誰料非災。啓視竅籠。不見其金。魂喪魄失。血淚盈。明知有偷。富以其鄰。呼而相問。不知以磨。夫曰毋庸。爾寔誰許。焉得蓄存。付之篋管。言詞訛訛。女羞不語。中心惻怛。無以自處。

夫也。宴息。女獨酸悲。夜如何其。徘徊以思。沉寃盆覆。何說之辭。何說之辭。胡以生為。仰視屋梁。俯解衣帶。投諸其環。斷情割愛。父兮母兮。生我何賴。夫兮姑兮。鑿我怨艾。雞鳴吻晤。之子夢清。披衣覆覺。起不見人。在椁在棺。延頸結絕。驚心却走。奔告其親。陳翁頹顛。陳母涕洟。群奔墳所。解懸而梯。墳踞陳詞。許厥全遺。贈姑不遂。痛繼長辭。翁曰命也。嗟予愛女。墳爾何仇。寧忘舊雨。號泣相隨。殉其釵履。言昇女棺。葬之村址。惡鄰惡鄰。又生覲覲。聞有埋衾。喪中多具。黃夜春來。

下

新墳頓圯。開棺出屍。極利膚。拔珥。懷贊竟去。屍移墓旁。皇天湛。洞鑿其僂。歟然女起。魂返雲卿。依稀行路。曰歸迷茫。點。古道若識。母問。抵門呼款。父母驚懼。疑之為祟。回然東居也。泣告。生轉非虛。父審母諦。開戶始納。重生相逢。悲喜言答。所失多金。鄰人寔扶。翁聞女云。斜堂排闥。其來洵。奔爾鄰東。傾箱倒櫃。切金出籠。更有衣飾。得自柩中。乃知其惡。厥罪重。羈彼凶頑。訟之公庭。邑宰眈眈。皆撻交急。按律以定。環首相停。官乃止讞。翁亦釋寧。歸尋其墳。女返其夫。解

囊出銀方贖其姑。天道明彰。善旌暴鉤。生死曖昧。剖  
晰不糲。惡分隣人。善夫陳翁。慈如劉母。孝婦克恭。言  
報其意。用懲厥凶。嗚呼噫嘻。紀之談鼓。

紅葉

甌寧范一湖。為人誠篤好善。年三十不獲一芹。遂恣  
情山水。一日游武夷十六洞。至鐵笛亭。見二人對坐  
執榼酒。相與酣飲。范至。二人讓之坐。問范。告以姓氏。  
范問。二人曰。彭武彭夷兄弟也。勸彭飲。二人曰。佳客  
邂逅。曷出美饌。乃啓積出一蒸兒。范驚掩面不敢下  
箸。二人笑視。遂相噉食。殆盡。范只飲一盞酒。一人問  
范何所長。范學醫而未逮也。武出一書貽范。曰。君曾  
讀此否。范視之。皆奇方脈訣。針灸經絡。過十餘頁。武

即奪而藏之袖中。范求終讀。武曰：足下得此，已可名世。忽二人足底雲生，冉冉直上，遺落紅萼一片，鮮艷可愛，挿以金針。范乃悟其為仙，深悔失之。覲面遂懷葉藏針返途，中默誦所見書一字不遺。歸錄之秘篋，而紅葉經久不枯。于是設市肆，蟬窠鹿角，藥白青，冀居然一小杏林。有患腦後瘡者，一年不愈，一年不容人撫動。其亭前有柳樹，范度其尺寸，針之，樹中出血升餘，而人遂瘡。從此范之名噪，而范之究心于醫也益力。有鄰某不服范術，當盛夏見范來，于當途日熾。

土上滾作霍亂之狀，以試之。范脈其關寸，驚曰：此冷熱相激，肺已裂矣，可不待時。鄰笑其妄，歸家果暴卒。建寧太守某公得一症，忽視人物無不例覆。眾醫不知何症，范至疹視，問其從人曰：貴官嘗從事于麴藥否？從者曰：蒙于飲。范曰：是矣。密囑家人，疾輿載之，至十里外，覆其輿。太守仆自輿蓋墜出，後視物遂正。眾醫問其病之故，范曰：此酒後氣不純血，床頭倒嘔，心掛胞絡，不得下垂耳。富某甲母病，醫者誤用參芪，瀕死。范至診脈，並索所服藥方，遍閱一過，乃書曰：人參。

煨反。二兩餘。蕪餅數味而已。投之霍然。前醫多人曰。先生誠盧扁。治某太夫人。可謂以針投芥。應手而得。但參用煨反。依古未有此製也。願先生教我。范笑曰。某太夫人。本無甚二豎之憂。諸君子遽加以七年之艾。隔于中而不相下。復益補劑。何異負薪救火。倘余不用是參。則數品草根木葉。不特為諸君子所輕。亦為主人所不屑用。故用之以煨。正所以置有用以無用之禮。而用之乃得其無用之妙。觀者可以從同而見貴。病者即獲投症而有喜。不然。肘後方恐覆瓿久。

矣。惡慙服。一夜范聽雨危坐。聞窻外有呻吟聲。甚慘。范問之一女子。應曰。我鬼也。生前病骨蒸死。今雖為鬼。痛亦如生。聞先生名醫。故來求治。但我無形。未知如何而可。范曰。可治也。乃縛一茅草人形。按穴針之。計日而瘳。女來謝曰。蒙君瘳我痼疾。澤及枯骨。願為先生婢。以報大德。後時依于刀圭。前後名曰桃膠。呼之即至。或相隨囊屨。百里不離。過人閨閣。曖昧之虜。桃悉知之。而范固無俟望。聞問切已。瞭若指掌。人皆不知也。或勸其著書垂世。范曰。醫之為言意也。賤理。



之微。隨氣亦巧。針石之介。毫芒即乖。神存心手之間。心可得而解者。口不可得而宣也。言之適足以誤人耳。何益之有。

武林葉天士名醫也。夏日與友人偶在梧桐樹下對奕。忽一葉落杆間。葉拾起。適有以難產者告。葉即以桐葉與之。令其煎服。後胎果下。眾問曰。桐葉果可催生乎。葉曰。非也。眾曰。何以先生用之。且用之而効。若是。葉曰。適桐葉落時。正值立秋之候耳。淮南子謂一葉落而天下皆秋。獨不可通於醫乎。亦意也。

猪奴

鎮海縣西門外。有何姓民家女。年十七。病疴瘵。瘦黃不支。行路皆倩人扶。夜熱蒸不得眠。醫藥雜投。百無一效。而偃偻之態。正似殘花過雨。弱絮隨風。其父若母。深以為憂。一日有書生。執戶求見。何翁延入。視其狀。睛圓耳大。面廣身贅。揖而請曰。某朱姓。聞掌珠有恙。特來奉一刀圭。以療痼疾。翁惶遽未及答。朱起立曰。請詣繡閣。一診視之。翁挽其袖曰。素昧平生。即使妙國手。奈何倉猝。入人閨閣耶。朱拂衣飄然而入。翁

蹀躞尾之。揚于內曰：不知何許人。哭如來。如其女  
起坐榻上。以衾圍下體。聞父譁喧。急曳衾。面裡米粟  
至。據床揭被。而臂曰：足似紅蓮。臂如白藕。真令我魂  
消矣。翁踵接。見女剝膚。縮而出。大詬詈。其母及婢咸  
來。空中無所見。翁告以故。皆驚。女覆衾復起坐。但覺  
面頰敷紅。髮絲抖亂。惘然若有所注。問之。亦不答。至  
夜聞帷中作忍疼聲。如不勝。深更後。若絮作。兩人  
語。又恣宰饗。帳邊鉤皆丁。栗然。又聽喘息聲。其母啓  
幃。未視。女瞪目怒。母曰：兒終夜何所事。女曰：兒事不

干預。老人踰夕。則笑語盈。如鸞雛學。在花柳深  
處。咸以為妖。無計可去。而女常有喜色。一月。女之色  
渥丹。顏舜華。漸至腰圍。時解鈕扣。頻鬆。三閱月。而頤  
豐頰。臍非復當時之瘦影。堪憐。雞骨大都一犯矣。翁  
終不憚。多方延訪。有能劑者。後聞有天台僧。甚善驅  
邪。正欲往。詣忽中堂。朱語曰：泰山何見。姪。我與令  
千金原有夙因。半載以來。未嘗不利于翁家。我固非  
人。然我嘗以人道自處。故我之于人也。不惟不忍。殘  
其生。抑且必欲救其死。今愛于尸。居餘氣之下。頤起

沉疴精完本返。伊誰之力。今猶不以我為倩。而以累宗  
目我。豈能鬱。坦腹於前耶。我夫矣。其女急出。淚  
雙。呼曰。朱郎朱郎。曷歸乎。來亦無所應。自此昏然。  
女嘗言其脊有黑毛。如棕。直達尾閭。疑是猪奴。未及  
一年。女之半容輒減。羸瘦倍于前。翁為之擇壻。出嫁  
後。瘡疰日甚。又不生育云。

金貞女傳

貞女金氏。江陰觀山村人也。世為農家。幼許婚於武  
進楊氏子。子十歲。忽失去。其母尋之弗得。久絕影響。  
遂求金家。為金翁言。兒子亡矣。大約為奸拐所畧。賣  
不則為虎蛇所吞噬。吾不忍令淑女芳華。操梅期。愆  
請返聘書。另擇高門可也。金翁歸。從容為女言之。女  
曰。不可。翁不聽。強謀擇壻。女涕泣以死自誓。父怒曰。  
我不能畜汝。農家誰不食力。不能耕乎。女曰。能使同  
諸兄力作。女則躬腓。胼。祈寒暑雨。勤懇過於男子。無

怨言。父視其意，決不可回，乃動憐念。翁有四子，各分田十畝，以五畝分女。女遂安焉。楊母有日，又來言，近得兒子消息，言被人騙去，流轉於浙東。今薙髮於天台某寺，為僧，無株待也。女乃見楊女，母曰：「母之子，不猶在乎？」蓋尋之歸，兒堅守至今，願終為母家婦。無他適之理也。楊母深感其貞，且並以之資尋，我告女，助以金，尋之則僧出游，聞雲野鶴，無定踪焉。數年中，楊母貧益困，嘗携少子來女家，女厚給之。至母歿，不衰。女為人，強力儉蓄，歷年置沃產，將百畝，因自作，疏遣。

人往天台供佛飯僧，奠楊氏子知之而返也。其畧云：常州府江陰縣觀山村金女，未適武進之楊氏。飯心志禮於四大法王，牟尼釋迦諸佛前，氏以未嫁，夫當韶配，出亡不歸，今四十餘年，刑將就木，嗚呼！女未嫁而守，夫不死而為嫠者也。聞楊氏夫在台為僧，訪尋又不得，耗豈辭世乎？抑尚在人間乎？今姑且貧死，我之以為姑者，即楊氏夫所自出之母，生我之愛之，謂何！且楊門無可撫之孤，其先人將為若敖之鬼矣。願晉辦香，廣施大眾，善薩鑒照，愚忱云云。村中一日忽

有一僧鬻髮皓然自言楊氏子來自天台感金女義而恤其母望門稽首不敢請見女知之使人問之曰師來何暮也獨不墮今生孽乎僧反命曰此前世因也女又使人告之曰師之母死已土侵膚想師在蓮花臺座上當不念地獄中苦試問靈臺方寸中師亦有過不去處否僧聞言汗下愴然而為問曰女聖賢命我矣遂去不知所終女年至七十餘有兒子九人各分餘田十餘畝使營葬祭云

夏虛泉曰古者女嫁有吉日而夫死女服斬衰而

吊既奠除之無守貞之說也蓋聖人緣情定禮不强人以所難耳然有人行人之所難豈不可貴故後世旌閭之典同於節婦焉顧凡貞女必未婚夫死奔喪守貞孝養其父母令金帛又貞女之變者矣夫當孀母告絕及知壻已為僧理固可以不守矣夫迫之嫁勢又不得以守而斷乎守之倘所謂過於中行者耶然終始奠其壻之來歸而堅守以待竭力躬耕卒養其姑以終老其介性所至是難能也是難能也

記單廷璣事

單廷璣順天人。幼即為丐。年四十轉徙而丐於江南。燕湖日乞食。夜枕藉人家屋簷下。夜寒甚。繭縮栗起。見一人提燈導一老者過其前。問何人在我簷下。單對以丐。翁憐而呼入門。止於旁舍。啖以粥。令寄宿。主人入。僕亦去。單出行其庭。而伺焉。僕出見之。曰鼠偷。將欲暗中摸索耶。單不服。諸僕集。將搗及。主人出呼。單曰。吾恤爾寒。與汝舍憐。汝飢。與汝粥。何忘恩而背德。單曰。丐感翁德。反盜翁物。丐雖不齋。丐不為也。丐

固無行。試問賁爪牙。我窈安在。是誣也。翁惡乎聽。翁曰。是奴亦給於口。汝年強。奚而丐。單曰。丐五歲。丐至令心目間。無非是丐。故丐之外。未嘗設想也。翁問姓氏。曰。單姓。廷璣名。京中人。翁曰。爾父何業。曰。幼不志記。但知開銀號於某衙。父死時。家業罄。戚族無一人。乃為王氏收為假子。又見棄。遂為丐。翁點首曰。汝即單廷璣乎。且去。即命僕送旅店。語旦。持裹帽來服。單曰。不解服。而見翁。曰。汝知我為汝翁。汝為我婿乎。單曰。不知也。翁曰。我張某閩吏也。昔奉使令解銀入

都。道被竊。銀不足免。無可計。覓死所。遇汝父。慨贈四百金。得歲事歸。三年復入都。訪汝父。時汝已二歲。我女亦二歲。遂與汝訂婚姻。後四年。又進京。則汝父死。遍問汝。僉曰。單賈非土著。比死則撤。無可訪問。數十年來。音耗斷絕。然吾女為汝守貞。至今寧知汝派離若此也。單喜拜翁。叙舅禮焉。初翁最愛女。為訪單。久無消息。微嫁之。又恐背單氏約。女乃守志不二。且一不弓其足。以示其貞。至是始替單。而女年四十矣。嘗問單何能。單告翁曰。惟善走。南北道頗熟也。懂得些滿

洲話翁笑置之會闕督某欲接官眷將遶一幹事者張以其婿對入見闕督悅即命過發單歸謂其妻曰泰山汲引我所事我意非徒効奔走也京師官眷初來南地誠能趁此機會於道中迎奉之他事可圖也奈乏資何婦曰當竭力辦乃出其蓄數百金付單遂行至山東沂上過官航一路解資承奉凡器用飲食游觀能使上下男女盡得歡心夫人大喜抵署盛稱廷璣能且言其幣重當厚償之督即命單代張之闕吏單乃受張之報張所閱歷數十年闕鈔機宜悉為

指示不留餘蘊為吏三年復為醜積萬金遂報捐通判值南河請發人員單得揀河工未踰年為淮安府山安通判張以女年踰四十恐不育又以次女女馬單嘗與同官說丐時事甚詳計為俸時去丐之日終六年耳後遷裡河同知不數年卒於官聞張翁每歲置綿衣袴施丐者至今不倦云

單廷璣固無足道獨其父遇素不相識之人慨助多金以濟急難其好義有足多者張翁不以丐婿為辱收恤而穀之亦可謂不負德矣至其女以一



言之終數十年乃貞不字誓心守義豈不賢哉  
卒之守義者得適所天好義者終收其報而張  
前且好旋不倦其事均可以勸善焉

石帆

登州下京家貧三十失伉儷奇士也嘗浪游南北  
梁斷絕因借舟過浙江渡海益忽遭風颶舟覆桅折  
下即遵海而下既乃輒至一島礮岸直登翠峰百仞  
高挿雲表下皆平石週圍作坡陀而潮水震蕩如坐  
鞦韆濕衣如洗風颼颼至無何月出海上照耀波光  
似火飛金濕湧身不自主方駭異聞又覺目前渺  
亘天又起一峰衝風破浪而來與所坐之峰若相依  
昂鞭鞞於其間下蹲伏一角莫敢仰視近則雙峰並

時屹然而立。忽見前峯下有紅燈數十對。度石而來。月色燈燷香不可辨。至後峰脚下而沒。頃刻燈復出。較倍於前。又度前峰漸隱。乃見前峰如掛帆。飽風以去。一天星月澄然無際。回顧後峯間尚餘一燈如杏。明滅來前。將近身所儼一美女。披雲鬢持燈上下。照卞曰。容從何來。卞苦以風壞舟故。女曰。空山無人。罡風可畏。曷隨吾燈往。卞隨之。至峯下有門洞。開入內。則朱簷碧瓦。萬戶千門。類王者居。至東北隅。復入重門一小苑中。女令卞入室。繡幃錦幕。几席半絳。續器

用多漆畫。女乃出新衣衣之。夜皆繡線。曰。卽君何方人。卞曰。登州人。女曰。奴與君有夙緣也。遂與卞解帶入幃。女固無異常人。獨其足下。則素韞繡。榻枕間謂卞曰。奴顧英也。石帆夫人之侍女也。今夜陀兀夫人來。請押事故府中無人。辰起當置卽君衣壁中。毋怖也。卞應之。而自以為一生奇遇。不為之苦。如是日伏夜出。女嘗餽食壁中。皆珍味。多不識。至夜深。攜卞出。或羅酒漿。或評局。舞。倚極歡笑。一日正臥壁中。忽又有一女子入。年次於英。而豐臆肌膚。若有餘脂。其

下乃翹然似鳳也。生抱其頰曰：卿為誰耶？女曰：我盼  
華也。英妹。我二人俱褰倫至。顧英忽掀幃遮食，瞥見  
女怒曰：室無人，汝行竊耶？女笑也。姊慢藏也。誨我以  
盜於我何尤？英轉哂曰：妹無德賴，恐屬垣耳。請以下  
夜。女乃出。英反闔戶相攜去。下揭衣壁亦出。見室中  
陳設與夜間無異。獨枕邊一黃冊，竊神視皆諸神號  
畧押其上。並書明季甲申之變云云。下駭不敢動。歸  
壁中。至夜，二女偕來，餽籌交錯如雙隗。如二喬。英長  
而脩雅。華次而肥黠。二美恣其下亦樂。此不疲。祗席

之間。或英先而華後。或英左而華右。幾令人應接不  
暇也。侵曉俱去，皆整衣如承值狀。一夜華獨至。下問  
英。華曰：奉使押黃冊去矣。下乃把華臂如秋日鞠玩  
其足。共如解結。雖因問英何以不弓。華曰：伊西北塵  
其俗然也。遂相與狎。華露玉體覆以錦茵。乃脫其貼  
膚淡黃夾衣。衣下如雲縠而輕暖異常。下忽聞窻外  
落葉聲。瑟瑟。階除三秋動念。千里他鄉。固樂未已  
而悲又起矣。因告華以意。華曰：久客思歸。人情乎。我  
不忍以愛昵淹君也。塵世無廢變。遠莫保功名富貴。

君其淡漢置之。君歸後，倘遇危急，即拆夾裡衣，便可  
為計。請以贈君。容俟姪來當共圖之。此地即君亦無  
分久居也。卞問此間仙乎？人乎？華曰：人即可以為仙，  
仙亦非天外之人，仙亦人而已矣。但即君福籍所註，  
非終老於此，百二十年後，尚有好運，踰夕。英至，華告  
以故，英不忍捨。華告以數不可違，英乃許而離情頓  
起。別緒縈人。卞復舍英，咀華左顧右盼，為之泣數行。  
下英與卞一書云：君究心於此，較勝恒產。英華襲之，  
出甬道。卞不敢視，至洞外，見前峰又泊岸間。英手掖

卞登彼岸。華鳴：送之。倏忽之間，峰起而北。卞回望  
舊山，於波濤間一點如豆，霎時而失。但覺山當人面，  
波撼崖頭，震蕩水天，飄然竟止。身頗不寒，仍舊衣內  
有黃甲，並書在焉。曉見漁舟呼載之，皆鄉人也。問其  
地，則登之陀兀島也。已去家三載矣。閑時翻閱所贈  
書，即常行星算書，為人推吉凶，多奇應。明末賊蠱起，  
將薄城，卞聞警，即拆夾裡衣，無所見，而綿絮如雲，布  
出十里之外。賊迷所在，以去。後人德其守城之功，祀  
之鄉賢。計其年百有二十，而論華好運之說，信不誣。

也

文酒

蜀人萬秋池。工詩文。豪於飲。少為詩文。輒艱澁。飲能盡其量。則下筆有神。文異水而湧泉矣。窮於遇世無知者。值場中酒禁甚嚴。不得携盃酌往。一暢其志。遂因預舉業。然性酣麪蕪。不顧也。繼且飲資匱乏。無所為謀。往去衣去食。一日遊郊外。見一人坐石上。倚巨甕。甕而飲。酣笑自得。旁若無人。萬涎之曰。飲士無伴。孤哉孤哉。其人曰。子欲飲乎。先酌以文。萬曰。身將飲焉。用文之。乃假甕而吸。頃刻告罄。萬呼曰。酒之興

也。其於中古乎。飲酒者其有憂患乎。屈原宜醉而獨醒。故沉汨羅而不悔。李白宜醒而長醉。故溺采石而不辭。山公之貴。吾弗為之。嵇康之禍。庶幾免矣。阮籍胸中塊礪。自取澆焉。劉伶醉後。吟嘔妻難戒也。謝朓苦弟。此中惟宜飲酒。素種謂盡。但云日飲亡何。古之人皆然。如之何而不飲。予豈好飲哉。予不得已也。其人喜曰。飲者也。遂與訂交。問其姓名。曰公孫氏。字伯雅。期以諾朝。相與痛飲。如是者常相過從。遂無虛日。公孫問。萬曰。有舍字否。萬曰。聊蔽風雨。公孫曰。我當

移樽就教。庶幾卜晝而兼卜夜也。是夕伯雅至。萬曰。我貧不能為酒。奈何。伯雅指几上何苦。萬曰。醉中草耳。伯雅展讀。至江梅花賦曰。此篇可釀一鬯。以盡今宵之樂。萬不之信。公孫令汲泉一器。投以麩。糲。許之。孟中沉碧。芳香不同。凡酒萬狂喜。味之微覺酸苦。伯雅曰。苦為上。辣次之。酸又次之。甜斯下矣。然亦足下為文之病也。萬曰。古人之文。勝我者多。皆可用乎。伯雅曰。為陳言務去之。其精氣皆久耗矣。足下文祇一半可用。餘則糟粕。即成之。亦索然無味耳。雖然。甚

此區：心血。安能填我兩人豁壑。且有旨酒，必得佳肴。得雙中常滿，孟底不空。取不窮而用不竭。若水之原；而來計唯以是子母權之，乃可為常。否則古錦囊不足恃也。公孫乃於臨市築一小樓，掛青帘焉。一時沽者飲者，接踵相望，咸噴：為飲中第一之樓。夜則二人杯盤錯雜，倚檻豪吟，相與枕藉乎其中。偶有佳作，即成醇醴。伯雅又以二人寂寞，呼弟仲雅、季雅至。從此四座不虛，滿浮太白。嘗於更闌月上，談讌衷懷，無不傾倒。仲雅忽曰：萬兄年四十，尚未占鳳。吾

有一婢，名婪春，年及笄，頗不俗。誠未敢以文君自調，但作當歸人甚妙。更善釀事，萬起謝，踰夕季雅携一婢來，見萬，展拜，萬見女美，無倫比，真如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欲絕。萬就內寢，伯雅樓居。仲季時往來其間，婪春自入厨後，司酒政，指點滌醕，法無不備。又或投以名花，雜以異香，洵為瓊玉。滴為珍珠，並各標題名目。有一種豐亭白者，味之多，胭脂香。此婪春自為也。婪春曰：吾之於酒也，硯田以種之，墨池以漉之，筆花以灌之，書倉以儲之。又使劉李諸仙，拍浮其

中豈僅淳于高陽之徒狂飲一石哉一日樓中有飲者至豹額虬鬚呼酒類幾盡百盞既而使酒罵坐拍案驚人時伯雅已作醉鄉侯聞喧出曰何物僂楚飲吾酪而嚙啗為飲者掀髯曰吾飲乎爾敢醉我乎伯雅傾倚而前欲與之較飲者大吼奮拳一擊伯雅仆地成一銅爵飲者懷之下樓欲去季仲趨而出跪乞其還飲者怒從袖中擲出石墻上鎔然裂而為二仲季驚悞亦遂杳然回顧飲者已不知其所往萬裕爵歸而合之教識完好上有歲曰無怒惡無思慮輯

爾顏柔爾氣君子驪焉小人是戾漢初平三年伯雅之歲萬告楚春楚春泣曰物之成毀各有其時乃知一齊彭殤皆為妄作伯雅其亡乎乃作醮祭而招之曰嗚呼伯雅爾為才子奈何碎首於閣下爾非美女奈何墜身於樓頭尔何不遵鴻門之賜而適類鈞臺之會奈之何濡不戒腐帶痛傷我登糟邱之上呼曰魂歸來乎吾知其一滴九原舉杯對月而騎鯨吁嗟乎如范亞父之撞玉斗豈淮南王之遺金白後仲雅季雅皆絕蹟焉萬語楚亦不答楚有一子名衡亦



能傳其業萬年七十四卒。妾送葬之墓。哭於旁。遂死。  
咸以為仙。次年春。萬墓旁發芍藥一枝。潔白可愛。名  
為婪尾者。是也。至今猶傳成都佳釀。蓋萬氏之遺製  
與。

上寮翁培鴨論

上寮翁不知何姓氏。廣東順德人。居東北上寮里。年  
最高。因呼上寮翁。性恬靜。常獨坐凝思。終日不與人  
交。一語。又或蒙被臥。一日兩廡飲。人或問之曰。翁  
何思而何慮耶。翁曰。古人多所造作。以利後世。吾亦  
渺然中處。豈劇不能創一事。名一技。闢獨出之新哉。  
離前人之科臼。使天下後世。皆知有上寮翁哉。後翁  
得培鴨法。遂以為業。因傳其論曰。造化一鍾。鍾耳。惟  
大力者操之。則生氣磅礴。隨處可流行。推壺。苟得其

小豆抄  
主宰即返之徑寸而不誣。古人志其大者遠者。我小人也。則務纖悉而亦有合焉。吾思以雌伏之不多。藥也。因集卵千百為筐。數十置之暖房。承之土罈。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其下。候氣於旁。文煨武爆。各有其道。或設虛筐。或列柵架。得火小溫。翌日自熱。寒則則閉戶。燥則揭窻。由是三日而之上。六日復下之。轉徙圍周。一十一朝。乃復燈影照。而日光映去其蠹而漬者。又悉登之床第。至所藉之綿草。按時遞減。入其室。則童然。撫其孕則煦然。通之月計。而雛孳。

聲啼。啾啾出而振翫鳴矣。業是者如穩娘。如姪婦。其心不雜。其身欲親。其志須勤。其火候宜勻。其有事於左右之早幼。役力皆毋許。其譁譟而悻戾。蓋和而群。然後蓄以息也。至百日官骸。為之收視返聽。若澄潭古井之在前。如是乎。雖肥而多育。且連長。凡畜養者。所以扶茲肩柵。競趨吾門之若鶩也。吾用是獲利。以衣食與廬。今傳是法已廣。云培雞較培鴨尤易。上察翁康熙時人。

脫脰老娘

湖州有娶婦號脫脰老娘能刀筆為訟師遠近皆耳  
其名凡有大訟久年不結者憑其一字數筆皆可挽  
拆雖百喙不能置辨因之射利計利厚則蔑理甚邑  
有富甲之媳早孀欲改適翁不許強其貞守媳丐於  
老娘老娘其一千六百金弁其狀十六字曰氏年十  
九夫死無子翁壯而鰥叔大未娶官遂令其他適會  
江北歲不登人皆販米江南江南之人閑糴構訟洵  
淘販者時擁莫可為計有知脫脰老娘者懇其一詞

脫脰

脫脰

脫脰

索以三千金。詞今日入而明日遂衣襪，馬其全詞不錄。中有一聯云：列國分爭，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統，何分江北江南。浙人吳姓家富有蓄優伶，有伶人問吳曰：如捉得竊賊，將何法而痛懲之？吳曰：有一法最妙。當倒懸之，用陳醋灌鼻孔中，則竊者甚。詰其事，可無道詞。適外村有監生某，太慧生也，不懂人事。一日觀劇於村，值夜人散，監獨立場下，伶以為竊擊而問，不答。遂如吳法，醋灌而死。鳴于官，驗之為某村監生。官勘伶，以為受之於吳，復拘吳刑之。遂承招焉。

吳之子慕于豫，聞父難，造歸百詞而莫贖其父，乃往湖州求老娘，奉以多金，遂為捉刀，立就一詞。其詞中用意引孟子言燕可伐一節，伐燕因在齊，而不在孟子云云。詞入乃釋吳，而罪定。灌醋者，呼是婦亦奇矣。奈何以肥腴名，蓋亦厲氣之結也。天之生才，往令，人不可測，有如是者。

賈鳧西鼓詞

木皮散客。曲阜賈鳧西也。少負辯才。好說鼓詞。嘗於  
諸生塾。宰官廳。及祠人廣眾中。持小鼓木板。掀髯開  
喉為快。自明經遷部曹。明鼎革。不仕。恒笑罵人。不容  
於鄉。移滋陽。縣尉扶之。賈怒。起舊官會。奉使過里門。  
執縣尉扑於階下。曰。此桓侯鞭撻督郵故事也。不數  
月。引病不得。乃密屬當事。劾以說裨詞廢政務果免  
歸。科頭跌足自如也。凡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無不以  
裨詞証。不屑。於尋章摘句。效老生常談。其摹擬古

人處莫不鬚眉畢現。又別出蹊徑，獨抒胸臆，能使古  
帝王卿相皆惡賢，是非由我自定。真操乎物所不  
適，而況沉鬱頓挫，亢墜疾徐之間，環而觀聽者，盡為  
咋舌。晚歲著書數十卷，文字雅俚，不倫與泮縣閩古。  
諸城丁野鶴亡命時，往來最密。其論語稗詞，為東塘  
插入桃花扇中。歷代史畧，余嘗聽人唱演。今於李山  
亭處，又見孟子齊人一段，附錄於後。

話說孔聖人周遊列國，用世情殷王，孫賈勸他媚灶。  
他又說獲罪於天，彌子瑕要送他衛鄉。他又說得失

里居不詳，只因他八字裡喜的是雙星，妻壓命。又坐  
着一層狼旺的食神，所以在家有妻妾陪伴，出外就  
有酒肉飲食。若不扒着他的根子，看破他的行藏，只  
看他醜屎蛋外面光，那知這個齊人是丟德敗行，真

乃下作而不堪之者。

是誰教會了這個精法。

是日東踏西踏，瞎打混。

半邊就是他的傳家寶。

他只看一上門來先惹怪。

你管保走遍天涯，鐵不熟。

子道行守甚田園顧甚家。

林狗還仗着他護身法。

那還在十字街頭弄死蛇。

只都好吃嫩做餓狗嘴。

補作趕着人家叫爹媽。

這齊人終日浪游乞丐為生。一出門來必然討箇醉飽。若是他妻妾知道來由，怎肯與他干休。誰知這齊婦並無有箇可報神。那齊人却到有了障眼法。那一日吃的醉醺醺的，從外昂然進門，一腔排下，歷聲高叫。快看茶來。這齊婦不敢怠慢，不多一時，小婆子捧過茶來。齊人吃了，接去盃子。他二人坐着，就刮拉閑話起來。齊婦開口道：尊聲孩子連，凡你出門去，醉飽歸還家，我且問：你都是和誰呀。

有命。雖是美玉思沽，到底不肯詭遇求合。這是個萬代宗師，能守出處之正，竟有一班游說之徒，不以為法，執鞭欣慕，甚且舐痔吮癰，甘心樂受。在他自己覺得處世原該如此。那想有幾箇掙着眼的，看了替他一彈一棹的臉上出火，所以晏平仲家使車的何嘗不揚：得意到挂了他老婆一頓臭罵。你看這婦人到還有些志氣。我們男子漢大丈夫，為甚麼不挽起眉毛，成一個人在下，因取孟子中齊一篇編成幾句鼓詞，要在列位搢紳先生之前，聊為聒耳。

自古英雄命運艱

到處秉政當朝揚着臉

第一梁惠王是就錢癡鬼

滕國程子由起了局

笑盈苻賢有了樂正子

遠望地廣民稠齊國好

為都只好貨好色還好勇

教一狗頭狗腦胡撥弄

前言按下不提單說齊國

那如孔孟原來一脉傳

誰肯下巴底下吸吐涎

再看養的兒子更不堪

個來了太荒唐的許散了班

又過免羔滅倉打醋鐺

無奈掉蛋齊宣性不長

他無一說發政施仁不上前

苦無執古搗板鄒嶧賤

了無執古搗板鄒嶧賤

是說鄰里鄉黨閑請客

似你天有酒天有醉

是說一家一日車輪會

是說男兒慷慨尊常滿

這齊婦圓教問了一遍

登答誰知他早已料着

話有枝有葉便應聲答道

尋常小戶人家哩你且站

人這齊未曾開口樣先拔

也不一遭兒話桑麻

過是一擺席人家為甚嗎

性不攬席人家為甚嗎

說也一來一往把鋸拉

我對也好見他謝他

這齊婦圓教問了一遍

登答誰知他早已料着

話有枝有葉便應聲答道

尋常小戶人家哩你且站

人這齊未曾開口樣先拔



那下等之輩窮朋友  
 像一右師王驪齊國相  
 個是副相儲子把我請  
 那有駙馬淳子好酒量  
 吃了芻豢悅口秦人炙  
 吃了鮮魚熊掌真我欲  
 那着莊暴見了往家拉  
 那陳賈求我離王慙  
 那于時子景丑不須說

在度整日弄酒蒸饅  
 他家騎着馬來牽着騾  
 我與論斗論石加班駁  
 吃了四境鄰家雞幾窩  
 吃了胡貳羊羹陳戴裙  
 走到沈同門前向裡拖  
 就閉距心蛇毒酒許多  
 的最厚慣弄嘴頭盆成括

日昨公行子家去吊孝  
 可惜沒有這些閑腿跑

竟不酒席筵前寬容多  
 天一不接帖子一大羅

你說這婦人家最是好哄聽了齊人這一席話直喜  
 得抓耳撓腮批牙裂嘴就如受封贈的一般不由得  
 在齊人面前加意奉承無可不可點上燈鋪了床撮  
 擁着齊人睡下自己坐在一旁輾轉思量不覺有幾  
 分狐疑起來俗語說的好肩膊齊的是親戚三錢不  
 合二錢的拱手我那良人如何就有這些富貴人合  
 他相與到底想个法兒已他的根子總好便抽身

來廚房我着小婆子說道我有一句話合你說哩  
其妻喚其妾說件事你聽提起咱良人本來  
是窮精如何出門去回家醉醕酖殆說買著  
吃腰裡沒半文方纔問他道他把大話烹  
他就同卓食的無貧賤他  
說都是騎驢壓馬有勢力  
都是富貴人家眼匪大  
未想富貴人忘勢富好禮  
是說貴而忘勢富好禮  
是難柴門難容車馬  
道須和相交何論富和窮

這其不知真來不知假  
同我偷出蘭房看一看  
這齊婦對着小婆子囑付一回轉到臥房自覺心中  
有事一夜不曾合眼忽聽雞叫他便一骨碌爬將起  
來裹了裹脚梳了梳頭扎剗的停當單看良人  
如何舉動話說齊人睡到天明慌忙起身披了衣服  
對齊婦道今日是某老大人請吃早飯須當速去遂  
邁步出門伴腸而去他那裡知道大令正隨後跟將  
來也

只恐良人是个瞎話精  
怕科子是偷的休要  
呀是偷的休要  
走了風

那人齊伸頭縮腦前邊走  
那一只怕晚了趕不上  
個眼見雪宮門口不歇脚  
的早來鬧雞市上無人問  
到只見臨淄走遍三萬戶  
他看一湫塵溢巷人烟少  
了說不齊婦滿懷  
了說不齊婦滿懷  
且說齊人放開大步頭也不拍  
一溜星門  
難道結識了  
那看齊人一溜星門  
關廟已是牆間的所在  
這齊婦跟到此處把一腔熱

腸也就冷了一半  
想來也無好處  
玆要回去却是來  
做甚麼猶豫一回  
把鞋提了一提  
牙根咬了一咬  
道  
既到寶山那有空回之理  
少不得跟他走上一走  
說起這齊婦也算放的潑  
一路跟了來  
何曾住  
住脚  
按肩擦膀子  
不知有許多  
無人問一問  
一直出東郭

望一松林黃土到處是  
這荒塚麒麟做甚麼  
玆說明日出吊東郭氏  
那怎昨夜枕邊沒提掇  
玆說東門祖帳錢行客  
個沒良朋折柳灞橋河

見又只幾家坟上哭聲哀  
人齊一見喜的旋風轉  
大又直到蝴蝶反飛處  
步看不上他花那子相  
這奔鐵狗捨食儘着吃  
人這撲籬<sub>淚珠兒</sub>早  
天教寔指望<sub>華堂開</sub>酒  
我悔當初不該來看<sub>這</sub>  
眼當<sub>這</sub>踏了踏金回去罷

在那擺開一抬大祭盒  
他來了五臟廟裡救命佛  
他只見咕咚倒地半截姓  
他給了一壺奠酒<sub>兩個供饌</sub>  
却不氣殺聽風後俏姿  
他<sub>那</sub>刮搭着<sub>嘴皮</sub>裡  
道<sub>誰</sub>知亂葬岡頭<sub>抄到</sub>鏹  
的倒弄進退兩難無奈何  
在選坟子<sub>旁</sub>裡就酒呵

却說齊婦原當他良人是個人物看了回去好對小  
婆子說大家着寔歡喜誰知是這副嘴臉只得扭  
身就走正是乘興而來倒做了敗興而返跟<sub>了</sub>踏  
到了自己門前一推而進說道可不<sub>了</sub>了齊婦  
把門進氣的臉焦黃未曾張開口警着淚兩  
行說起那杭子教人疼斷腸  
每日學着他個當男兒漢  
誰料連狗底子看不上  
他<sub>誰</sub>滿城無人和他說句話  
他<sub>誰</sub>長跪人前討着吃  
叫<sub>不</sub>剩菜剩飯好爹娘

你不趁此時去一看  
這許罷良人前後事  
說這管生沒志氣  
說這強人殺的死了罷  
且不二人家中打碟碗  
言不覺起的鬼麼調  
這正瑞起身子弄大款  
住了支蒙起耳朵一聽  
時熱毛遂沒了隱身草

未必還撥着半豆付湯  
只紅兩對眼昨淚四行  
那個從今過他甚麼娘  
說個見人怎甚把嘴張  
又來粧模作樣那不良  
龍唯大噪子還叫的娘  
看了一家哭的好惶惶  
說了東郭墻間就心慌  
可罷火燄山前小猴王

何奈學了一個縮頭法  
但憑千聲萬罵全不理

抄下無明粧着忘八腔  
了倒做司馬懿甘受巾長

這就齊人幹的無廉恥  
說這齊人初時怎麼樣得意到後來何等掃興結局  
這也是孟夫人遍觀世道參透人情咨嗟大息把這  
齊人做一個求富貴利達的榜樣豈不可笑豈不可  
嘆

孟夫敬啟敬絕嘆世情  
見幾轟烈沒下梢

都只求利求名是甚生  
見幾魏我打精

个見幾  
嬌妻美妾顧不住  
可笑  
作法商鞅自弄自  
那笑  
推打的張舌頭強  
个个  
沒頭沒臉胡鑽幹  
不識羞的還打掙

个見幾  
蟻王腰金半截人  
可笑  
范睢當年被溺沈  
那笑  
不下機的去相秦  
全不  
露出馬脚怎充鷹  
都該  
齊人家裡認弟兄

霍環燕

休寧汪某藏家<sup>書</sup>有閨十所環以水蓋恐祝融回祿之劫  
故人跡罕到鬼狐遂憑之以為窟嘗登閣視則縹  
緗卷帙不理也即理之而仍亂霍環燕豪氣磊落與  
注固威黨有書癖遂假榻于其閣有小舫渡之朝發  
而夕返霍於是偃仰其中如在鄉鄰洞府也如是者  
非一日忽當停午聞架上書籤響霍睨視乃一小  
狐如犬而人手持一冊疊行力不勝書霍叱之狐  
棄書去霍起拾書則龜筮傳霍笑曰彼終者亦留

心於數學耶。移時一白鬚叟扶杖來前。霍起延之。坐  
如其為狐。詢之。叟曰。秦中白姓。傾設頗蘊藉。霍敬禮  
焉。見案頭置周易曰。善此乎。霍曰。然。叟舉一卦問  
霍。為述其師說。叟曰。章句之學也。至於義蘊。則全  
非。霍曰。先生誠精於易。能先知否。叟曰。試指一字。霍  
即指與天地合其德。字。叟曰。子發問行人乎。霍曰  
然。何時當至。叟曰。十四日當至。霍曰。恐他事羈絆。叟  
曰。心為身主。渠一心要來。霍問。故叟曰。德字。雙立人  
固行人也。有十四字。故云其日。下一心字。固知其必

來。霍大悅。服拜求其學。曰。可齋戒四十九日。拜老夫  
四十九日。霍如其言。叟曰。孺子可教。乃為剖析河洛  
精義。皆出程朱之外。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  
壬諸術。曰。此不過易之一端耳。居閏中五年。霍盡得  
其秘。叟曰。技至此。緣亦盡。我將移去。慎斯術也。非其  
人固不可傳。與得其人而不傳。皆失之。後十年戊申。  
汝遊北豫間。當三月。肩戶不見一人。否則禍及身。霍  
謹奉教。自此談數學。多奇中。十年寓旅河汴。果有大  
名。妖逆八卦教之變。多所刑誅。牛年始定。霍不及於

難。叟之力也。霍游京師。縉紳與之遊。言數奇駭。有李  
其從之。得其術。不精。能預知人姓名。亦奇也。噫。人為  
萬物之靈。苟專心壹志。將希聖希賢。有何不可。聞之  
靈明。彼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之倫。尚克臻此。人奈何  
自畫為耶。

楊汝度

滇南楊汝度。為銀商。開生礦。家暴富。得銀之礦也。族  
無措紳。時見凌於官長。楊奮然。攜多貲。直上長安。回  
首五華峰頂。饒有司馬題橋之志。抵都。假寓於珠寶  
市。初猶錐也。一切冠履器具。少合時宜。楊固多金。一  
月而衣裳楚。二月而僕馬都。三閱月而候門者多王  
公卿矣。於是夤緣雷道。求託他途。會邊戍需餼。聞納  
粟例。楊輸貲巨萬。遂得官議叙。湖州太守。楊去家遠。  
不能假歸。領憑後。買舟赴任。都門祖餞。行色甚壯。又



置一燕姬長途消遣珍珠船真十倍於書畫舫也渡  
楊子江榜人謂司廚者今日幸勿烹鉞恐薰香引猪  
婆龍等怪楊舟中乃肉林酒池庖人固不為怪楊正  
憑欄望金焦倏起巨浪一壺揚首吞楊姬忽張皇而  
楊固坐舟中乃顧姬曰一波起落真怖畏人姬扶楊  
入幃數日不起問前日事皆不記憶家人以為驚迷  
病小愈姬侍側便能喋啞作京中人語初楊娶姬  
笑其真語之味也欲其之京語之滑而楊之聲  
牙諾屈喉不轉而口卒瘞一病之後何以頓改前腔

詎福星至者機心靈耶抵湖署淮任之初頗精明階下  
吏不敢視為初任官唯貪婪甚於尋常又好飲酒漸至  
是非顛倒獨能迎合上官卑躬折節幾於吮舐為鄙夫  
笑好聚扁吏作十日醉時大雪楊有賞雪詩一首云  
捲盡地皮不見土白占田園千萬畝到處磚  
瓦變成銀麩糊滿湖州府即此一詩而其居官  
率屬大概可想居常不御姬妾姬固燕產多淫蕩始  
以楊為病德繼則擬以公冗終竟香然徒使桃花春漲  
不見漁篙野渡無人扁舟泛豈能安穩也哉恒私

奔與僕隸。眼先猶懼楊聞。後即有風聲。而楊若聾聵者。然于是姬乃大快。郡人曾有一聯。粘署門云。日晃尚街。杯惟酒政。太守醉也。夜長不閉戶。此淫風。夫人私之。咸相傳以為美談。明年其弟自滇來。探兄相見。雖歡。而家中事皆茫然。楊曰。兄一病後。如隔世人。今更善忘。弟口是之。而心頗異焉。平昔常酌百甕水。於後園中。當沐浴。秘不使窺。忽一日。楊浴。其弟潛窺。見一大龜。纍然噴吐甕水。大驚。不敢洩。踰期告歸。楊挽而厚贈之。弟思貴。羨龍虎真人。教勒可以制怪。曷

往求之。負賞而至。具甲以故。真人叠指默坐。半晌曰。吾當親往殲焉。否則不可制也。乃作道裝。着棕鞋。負蒟蘆。命其弟肩蒲團從之。迤邐至湖。投謁。送長生丹。傳諭雲冠羽流。素所鄙夷。不得逗留境內。宜速去。勿見逐也。當太守出。真人遞於路。手擲一物入輿。裂以遞。真人拂袖入雲表。一郡皆譁。其弟於祠人廣眾之中。悉述其異。郡之人素怨毒之。恒樂其速就誅也。真人迨至府署。始就擒。投乃告其弟曰。伏之矣。遂探袖中。出一小金錢龜。被道冠簪。刺透胸蓋。縮項如伏

罪囚。真人曰：孽畜生，殺人之身，竊人之位，敗乃國法，糜爛我庶民。宜暴之以明正其辜。隨人棄去，則霹靂震起，電光炯燦，忽一鉄柱自天而落，直插地上。柱上符勒皆不可辨。後人亭之，以紀其異。當時其弟盡散，其官贊於湖民，遣其姬還京師，乃自歸滇，聞其後亦為道士云。

七如氏曰：今人一入仕途，頓喪生平之素，所謂上臺便換面孔者，豈皆蠶噬之乎？不寧惟是，而其趨奉執力，莫不古今一轍。試觀飲黃龍湯，和士開各，鯁病馬膿，趙元楷

嘗便溺，郭宏奉溺器，陳之拂大參須，丁拭相公帶尾，崔公為大尉濯足，封作籬邊犬，趙師皆足令人千載冷齒。况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吾人窮達，自有定數，初何必變本加厲，卒令妻子朋友，詫為前後判若兩人者，抑獨何也。

楊椒水

錢塘楊椒水名大本邑庠生性孤介顛於詩復狂於酒其自署私居一聯云蠹腹食殘典籍馬蹄踏盡烟花其自負如此醉後嘗入學師署痛哭教官惡之楊亦復訶譎之有詩云採薇非恥周人粟頌胙能爭孔子豚三月可憐忘肉味蕭蕭首著掩轡門月課有教無類題文中有不堪教諭不足訓導之句遂行請劣褫其中楊益狂放不羈遊嶺外當道諸公憐其才多懸榻焉會七夕宴於陶觀察署席間一詩云一拳打

破支機石。兩手拚。岬鳥鵲橋。四十鱗天。猶未返。雙星不許度。今宵滿座為之擊節。嘗病酒。上元不起。有句云。微我乾坤醉後頑。驚他歲月去難還。人生安得元宵死。一路燈光到冥闕。性愛碗。豆端州。購石十餘方。置行笑。舟人以為金也。將磨刃而甘心焉。楊覺之啟。鑰出石。濡墨磨研。故令舟人見之。始解楊詩曰。鳳皇山下苦書生。行李蕭蕭一擔輕。酒債詩逋多未了。榜人何用太相驚。年近五十。醉於胥江。扣舷對月。忽憶李白騎鯨故事。一躍入水。杳不可得。後十年。其友曾

子一鄉入粵。夜泊江干。聞沙際吟曰。枯骨葬江邊。浪打形骸朽。知音人忽來。奠我一杯酒。曾子凄然曰。此錢塘楊椒水也。於是啼噓憑眺。酌酒江心。而誄之曰。嗚呼悲哉。楊子椒水。生為才人。死為才鬼。其人為吾師。素南莊先生所契重。唱和詩甚夥。惜忘之不復記憶也。聞其遺稿。轉在張太守孝泉處。俱經素師評選。未  
知曾付刊否。

葉祿

我曾祖聞進公有僕名葉祿者善走一日夜行五百里視其脛骨較人長挺又無肉多黑毛皆二三寸自膝以下鬢連而生與人同行初亦不驚其技一眨眼間皆瞠乎後望之者覺其足不着地臘後辦橫直若泚夫聞進公以恩貢入成均葉隨往公家貧親老嘗以膏資之半寄家一月一至命葉歸里吾嘉邑去京師千里二百有奇葉以七日作往返無愆期一日行至夜過鄴州窪二十里無人居有打短棍者伺葉至

擊葉：仆棍者剝其資去葉狼狽起失資南北只兩  
條路無岔雜口于是望北追之約五六里不見急返  
南路未八里而荷棍者隱在前矣葉呼曰還我行  
李棍者見葉狂奔葉轉緩行隨之棍者返身欲擊葉  
葉亦緩行而退棍者不能及棍者又走葉又隨之如  
是者再棍者驚乃還其資葉收贖而棍者自去葉思  
竟夜無事且又餒何不戲之仍隨棍者棍者德甚又  
聞吟啞雜聲已唱村落一星將曙天色欲黎倉皇言  
曰壯士何相逼太甚耶葉曰終宵往返未及握手晤

面擬欲登堂識判耳棍者無奈曰無詳舍下不遠倘  
承枉顧願為前導時文已大亮棍者引至一村入室  
良久有老翁出延葉登堂問姓名老翁曰老夫段姓  
夜聞豚子犯望寬恕焉葉唯復問葉知為曾氏僕  
且為曾氏寄膏金歸養翁甚愛葉之忠于主而又敬  
聞進公之能孝於親也且鑲飲葉酌飽辭去翁且贈  
行資又與葉一小旗曰凡貴相知過此或車或馬或  
行李皆插此旗一面直抵濟上可無虞也後葉常往  
來其家數年後段氏富改行而我聞進公已遷雲夢

宰會葉差使都門重過其地翁已作古樞者與葉叙  
舊交且見其二子為雞黍云

野寺宿

胡某夜行至野寺敲門求宿一老僧出曰大殿不可  
以假寐東厨惟老衲獨眠一床西廊中尚可容膝但  
無床榻有人寄一空材客能淹夕於棺蓋否權當懸  
榻未審客意如何胡曰我板山自有胆此上最安樂  
即使柩有牛鳴我何妨作樓上人况空一椀者僧  
喜遂令闔戶持燈而出胡奮身登木其興致幾欲歌  
女手拳然之句無何而目交睫合神將離而魂欲昏  
且以為明日與老僧蓋棺論定必謂我胆周於身矣



忽棺內作一響。胡驚覺。四顧昏黑。又響。胡戰栗。不自持。頓縮板上。渾身肉皆顫。動覺棺內亦顫。動與己身之震。鯨相互答。胡在上愈驚。而其下愈響。胡魄喪胆落。為之滾落板下。又聞棺蓋若揭。胡奔命奪門出。踰趨東廡。呼僧出視。而胡已匍匐奄息。兩脰骨間猶作臙轆轉。半晌心定。始告僧。不之信。相與火視。排闥入。見蓋已起。凜然一人立其中。僧亦驚。唱而問。答曰。我前村之甯五也。僧曰。胡為乎。柩中曰。我病瘧。避鬼卧於此。頃聞棺上響。我固不知假寐者。彼以彼為

鬼自外至。彼則又以為鬼從中來。於是乎我疑彼。彼疑我。鬼各具鬼胎。遂皆鬼相。乃無往而非鬼。其我聞客與吾師捶門驚告。我始知其非鬼。客今亦當知我之非鬼也。我睡醒。瘧退。將歸我前村。客請安穩。眠棺上。遂去。胡視夜半。竟不敢眼。與老僧話。東方既白。倉皇而行。

鄭讓

鄭讓字耐村。利津人。無兄弟。父母鍾愛之。美丰儀。又慧十五。應童子試。郡中遊。過平原。見妓心蕩。晚潛妓家宿。拾覆師羞之不得。將曙。讓始至。考棚已封門。師以書貽其父。讓母曰。兒大矣。當婚。聘馬氏女。是年讓入覺學。遂婚焉。先是女在閨中。嘗蓄一婢。將出閨力遣去。凡見庭花新。摘色艷者。必手揉碎之。以為快意。合卺後。夫妻若膠漆。一日馬見讓之溺器。鳥啄而長項。惡之。鎔化成餅。夜讓起求之。弗得。乃用女器。自此

護并不敢與妻異榻器讓齋中掛一仇寔父美人圖  
馬見之輒病心裂之如糜疾遂瘳讓後不得就外寢  
漸至出必告反必面焉每有所事出馬以如意簪點  
胭脂印其要處如守宮砂歸而驗稍不符便窮詰研  
問至再至三不數年妻之毀日以張讓之氣日以餒  
讓愈防檢而過愈叢積幾不可支為翁姑者勸之馬  
怒曰汝養子不教我為汝約束不德我反母仇我耶  
一日馬忽持剪入翁室欲聞其翁蓋以翁與姑猶有  
童心恐其生子晰產也後翁姑夜寢必嚴錮其戶讓

由是狼狽滋甚父母親戚咸為之憂讓固恬然安之  
週身之針孔爪痕烙斑齒傷多人時令脫以相示凡  
百餘處未嘗不為之指癢太息而讓反似三國吳大  
帝獎周秦軍功以為得意恨不諸公滿浮大白也嘗  
于妻前讀石崇傳至綠珠墜樓一節拍案曰婦人能  
如是一斛珠不足多也馬曰綠珠何以獨有千古讓  
不敢對馬氏遂登樓一躍及地救之起左腿已折讓  
是科中鄉科榜馬聞捷哭之七日人問之馬曰吾聞  
貴易交富易妻田舍翁得十斛麥尚欲易婦今郎君

貴必多金能保其不置姬妾乎當北上之日送諸南浦要以盟誓而還讓乃發軔抵都寓旅館鄰有閩人伊某身小而鬚微與之談萬如也漸往來密讓每過伊舍聞其後有女子聲讓問伊曰寶春亦在京耶伊曰非也客中寂寞新購得一裏頭耳遂令其出拜讓奉茗鄭伊兩人頗稱相得談及鄭尚無子伊曰我觀兄鬚眉表必朱必即龍眼居士况燕趙頗有佳麗何不辦一小屋為後嗣計其妻亦贊鄭曰兩家由此同住朝夕相聚甚好倘鄭公旅囊羞澀妾願拔釵以助

讓躊躇曰兄愛我弟非忘情但家悍毒甚恐不相容伊曰千里之外嫂夫人艱長莫及也鄭素困于閩閩事寧復計及震震捉跪時故遂買一姬王姓無何試平榜落讓故遲吾行伊曰歸計可決長安米不易索讓不得已泣告背盟之故徵久客以避其鋒伊曰是謀非我所敢許也夫父母桑梓之地祖宗依戀之邦一旦輕棄其鄉以餬其口于四方安見其可以圖存即尊閩有刻眉之行亦且尚無其事又何必未來

逆料先以不肖待人哉。况請偕麗人歸。余不日掃掃  
便道造訪。萬一果有別故。到時我自安排去。讓始  
允復諱。屬伊速來。遂握別。讓抵家。尚十餘里。謫其僕  
勿洩。先自過歸。妻瞥見。詐之曰。汝在京中幹得好事。  
讓失色。莫知措詞。妻乃拷問。讓以寔說。妻大怒。撻讓  
無完膚。繼以箠繫。讓手項。幽于帳後。淨所曰。汝作此  
大孽。當永墮惡道地獄。再無見天日之期。父母以其  
自都返。欲見之。問其婦。馬曰。若犯罪在控牢中。不必  
探視。無如之何。父母惟有長歎數聲而已。馬欲刺其

新買之姬。家人乃匿諸鄰屋。時有至戚某。知其事為  
之記曰。秋七月。鄭子偕王姬歸自京。君子曰。不度德  
不量力。其以桎梏死也。國宜十日。伊至。扣扉。鄭父母  
見之。伊欲見讓。馬聞而出。即罾伊。於袖中出一木  
杵。擊婦仆地。跛而奔。伊入鄭室。褰幃見讓。如楚囚。不  
敢仰視。伊呼出。讓曰。君禍我矣。奈何。劫之以加吾罪。  
伊曳其衣曰。有我在。鄭出書舍。父母始得見讓。環而  
泣。伊問王姬安在。家人不敢言。伊曰。速令之來。姬至。  
見讓及父母。行禮。晚讓不敢與姬私語。伊又壯之。乃

擇別室以居。讓以為其妻必于是夕枕戈而待也。三日而妻無詬詈聲。讓不安。入室視焉。見而泣。既而絮絮。故態復作。讓復長踞床前。家人飛告伊。曰：「吾以牧馬者將不敢南下矣。竟復猖獗乃爾。」伊持杵入。將及門。婦服栗縮榻間。伊曰：「潑悍尚不悛改。當撻殺汝。乃以目視讓。」起。隨伊出。舉家德伊。一日伊欲去。讓與父母恐其復發。苦留之。伊曰：「一擊後永斷如根。眾不之信。」伊乃取杵付讓。曰：「君其實之。倘河東復吼。持此可當金鑽。」伊遂去。讓謹受而藏之。櫛後馬果異從。

前相安載餘。而此杵度之高闊。未嘗復用。忽一日伊至倉皇失措。如有急難。讓延入。甫坐。伊無暇他說。連還我杵。讓即付伊。問何以匆遽若此。伊曰：「君有不知我非人。本狐俠也。嘗為人間報不平。因君困于如婦。恐斬君嗣。故于神庫中竊得周文王后妃娘。澣衣杵。又名化妒捶。為君制奇禍。今庫中失此鎮物。入宮見嫉憎。及蛾眉縉紳顯宦。以至首善之區。其風大振。幾有不可撲滅之勢。上帝震怒。訪緝竊杵之盜。急不可待。故來取以歸還耳。言訖不見。而讓一妻一妾。」

終身無復聞言。俱產一子。問馬前事。每顏厚云。

張烈婦

文登成山張烈婦。同邑孫士奎之妻。適孫後。不數載。孫歲試入郡。染疾甚危。烈婦聞之。即欲以死自決。未幾。孫病小愈。歸。然日抱沉疴。在床第。烈婦嘗焚香告天。乞代夫死。不得。死。烈婦左右藥爐。五年。晝夜不少懈。孫病愈。而烈婦勞。無子。為孫納妾。丙子。孫夜復作。烈婦日夜悲號。欲先引頸以報夫。子于地。下孫。曰。妾有娠。倘得育男。我死之後。孤誰與守。烈婦遵夫命。又不死。是月。果與一子。孫病又瘳。已冬十一月。疾

大漸不復可醫。烈婦以撫孤故不敢死。三年。覲孤殤。烈婦復欲死。曰有孤不死守孤也。孤殤何守。當死報夫子命。親故解之曰死後矣。死夫子乎。當日死夫烈也。今不死子為節也。且焚一柩獨不當守其晨夕耶。何取乎死。言迫義且防之。於是烈婦又不得死。後貧甚。妾不得已遂嫁去。烈婦獨與一婢拾穗采薇。日用益苦。而節益堅。凡朔望必哭。莫有事必於柩前稟命而行。甲申盜起。人民逃竄。烈婦仰天嘆曰。未亡人。從人避亂乎。此我死時矣。遂絕粒不食。出糞。

鬻製棺柳營雙穴。以迄柳車丹旒。無不畢備。卜葬五月六日。徧辭親串。如歸寧者。時水漿不口。已十四日。聲若金石。神色滿眉。腹間至此轉無一毫悲切狀。知之者以為屢死不死。終不至死。不知者以為絕無死意。何至於死。五日日昃。後事囑託猶子姪輩。夜半呼婢子出閉戶。六日昧爽。啟視。端坐。孫子柩旁。白練繞頸。竟瞑目含笑死。先是一犬當烈婦絕粒時。犬亦不食。烈婦語之曰。吾將死為尔別覓一主棲托可乎。犬嗚咽掉尾。若不屬忍去。至是犬亦死。嗚呼。忠臣節婦。



有始夫一死而終竟不死有初事遠迤而終能決然  
一死者雖曰性也亦有命焉因緣機會一不湊合則  
不能死且不敢死烈婦屢死不死而終于一死可謂  
當死而死是死固其性也亦死之而得正命者矣

筆意奇絕

龍三則

乾隆十六年肥城邱城姓家夏日與二三友坐前軒  
納涼聞雷聲隱隱陰雲四布邱忽抬頭見西牆上一  
小孔中掛一小赤蛇蠕蠕出群皆指視歎而墜地長  
丈餘渾身金燦冷氣逼人繼乃霹靂大振昂首鬚角  
巋然兩鬣傾注而身已與圍徑相若騰升直上約一  
炊復晴霽院水深尺許屋舍樹木了無傷損人以為  
瑞乃於壁上鐫龍穴二字

諸城某村後有某山山之中大木蒼蔥有數百年者

某年秋夜大雷雨聞巨霆一聲如劈山岳其尾聲如  
一串金鈴朗而杳次日樵者入山見一大樹剖裂  
似大刃劃開中夾一爪大如犀彎而且利連以肉筋  
血滲僉曰此兗爪龍當入牙牌譜矣聞此爪尚在  
某紳家

即墨宗海月于雷霆之處拾龍鱗二片金色堅厚大  
如蛤殼底面有肉絲如條筋周如錦贈宋試濟南有  
詩云里選先居第一人解名應拔榜頭頻山東弟子  
終童妙世上文章宗玉真驛路槐花連桂夢暗湖秋

水接天津君行知作龍門客昨日攀龍得二鱗是秋  
果捷

溫州

小字

五

雨錢

歙縣民家王姓。誕一兒。媿之。久聞屋上鈴響。皆啟戶出視。滿院錢落如雨。有自瓦隴滾下者。家人爭取得。數十緡。咸驚喜。三日洗兒。盆中銖鏹溢浮水上。於是里巷皆闕為異。隣婦來觀。有抱之者。則青蚨。不出襟袖間。如酬其勞。雖多寡不一。未嘗虛其襁褓。不辟歲而殤。入殮時。阿堵物布滿床簀。家人痛傷。蓋誠愛其多財。而悼其厚亡也。葬城中西門裡隙地。年餘其家落。家人往哭於墓。輒於冢旁得數貫歸。如是者

其母恒接踵告匱而所與遂不能繼久之即舉家來  
莫躡踴泣血亦一文不捨矣咸以為此子錢神也予  
則曰耗鬼也何也耗盡則精散祿絕則命促何神之  
有聞其母至今尚在年七十餘

此乾隆十八年事為文學王廷家次子寶兒云

曹公洞

蓋都金嶺之南為公泉峪其山有洞曰曹公洞下有  
潭深不可測洞方濶數尺止容三五人入則漸狹幽  
窅宛轉無盡有張姓者暑日浴潭中整衣入洞久之  
不出其家覓之有見其入者試呼之輒應問之曰吾  
見洞門大開高堂廣廈既深入忽昏闇逼窄石簇  
束吾身不能動轉乃令人側身以長竿探之云是吾  
髮髻即以竿杪遞食一日後石漸束吾腹不能食矣  
更呼之不應人遂以石塞其洞無復入者

七如氏曰。何武陵漁者。得入桃源。與避秦人遇。話桑  
麻。具雞黍。出入綽。然有餘裕哉。今張姓探竒。遂至  
陷身石竇。進退維谷之際。其間不容以寸。豈不痛傷  
寔傷之慘。自取咎耶。

石氏妻

平陰石紹孔傭奴也。娶妻年十七。頗美。成婚後。輒不  
食。甚至水不下咽。其初家人以為新婦羞。繼則以為  
新婦病。積有日。絕粒。且經歲。如是而顏色肌膚更  
豐脆。又一年。生一子。終歲操井臼。勤紡績。弗輟。迄今  
年五十餘。了不異人。惟夜寢。則渾身悉冷。惟胸間一  
點微熱。晨必撲其鼻。方醒。否則竟日長眠。每詢之。則  
云。彼處另有家。豐衣食。今此夢中耳。幾見夢中。人必  
飲食哉。可亭居。停田公言之。石傭。田公之世僕也。

小李兒

從來男子宜室。女子宜家。婚姻之事。自古皆然。聞此  
事者。不必盡為媒之。正當巧言以諷其成。或微言以  
勸其成。往之。有一種。天性殘忍之人。不但不為撮合。  
且為之拆破者。如當夫妻反目。偶欲生離。年歲凶荒。  
甘心死別。因造無稽之言。設斷情之語。坐觀其鏡破。  
鸞分。以為快意。何所利而為之耶。昔有德州小李兒。  
幼為人運船。偶一商登岸。遺金十笏。李德之。船主許  
喜。以女。閱數日。商追至。值船主他往。李慨然悉還之。

船主有戚某乘間破之曰此兒薄福一鈞金且不能受况欲得妻子終必餓死船主惑其言遂逐李李去是日沿橋下有物碍足摸之銀也悉取起可數百金用以市販遇前失銀之高教以脫貨利倍息船主聞其富仍以女歸之乃逐其戚此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彼破人之婚者昌利焉

償負驢

吾鄉劉心木者家素封好濟貧乏有善人之目時有田姓濟寧人單寒流落井里間劉翁與之語歲半云暮云胡不歸想爾家亦不遠豈無父母兄弟而踣若是田姓以負逋告翁曰幾何田曰十五緡翁歸出緡金八兩與之田曰予負不能償而避於此今復負翁以償負是一負也徒多此轉移耳不如不償翁曰彼求償急汝不得歸我求償緩汝得歸且償不償任汝也田喜謝而去則不知田之果歸果償所負與否

且不知田之果有是員否也。後翁遂置之。數年翁偶坐夜半聞叩扉聲且呼劉翁。啟戶無所見。是夜槽間老蹇下一黑驪。閱月而駭唇皆白。哲渾身如墨。且善伺人意。呼之即來。童穉任意控轡。從無蹄墮事。秋夏場圃。每繫涼於柳陰下。有晉人過。愛之曰。噫。個粉眼粉嘴好。願以八金求售。翁與之。翁即於是夜夢田姓人來償。員云。

柳狐裘

福建考廩林某會試北上。舟泊吳江。一高樓下。夜半樓中火起。岸上鼎沸。忽一少婦赤身墜於舟中。林急擲狐裘一襲與之。蔽下體。置令坐於艙中。自挑燈出立船頭以待之。天明令登岸。送之歸。返即解維去。林以是科成進士。因偕同年謁房師。拜謝。房考曰。子有大陰德。前閱卷時。見此卷油污。已置落卷中。假寐時夢一長髯赤面人。閱此卷。且批云。裸形婦。狐裘襲。秉燭達旦。汝與我醒時。卷已在案。因荐中焉。林因述



前亭公噴：稱奇。內有一吳江同年。向林下拜曰：墜  
樓人。即我妻也。是夕某赴酌於外。聞失火亟歸。一婢  
一僕已為灰燼。度妻亦必罹於難。平明見妻歸。狐裘  
燦然。問所從來。云是舟中人所贈。我疑必有所汙。斥  
歸。母家自謂恩斷義絕。不意年兄既活。其命又全。其  
節真恩重邱山。宜為天神所欽也。房考嘆曰：若非聖  
帝顯靈。吳江生不免為負心人。而夫人絕抱不潔之  
名矣。宜速歸作好合計。生泣謝。後歸。夫婦如初。林榜  
下除。將令便道往訪。夫妻出拜。懼謝。猶出其狐裘相

示以示感佩不忘云

溫州府

殘菊詩

萊陽饒士李端為道士而顛周遊無定又名風道人  
忽一日哭忽一日啼忽一日酒而忽一日詩不住廟  
不誦經更不如素與趙遂掄王大椿相唱和嘗咏殘  
菊一聯云悴憔悴下無時雨冷落枝頭有眾星了無  
俗韻

一枝花

福建生員林濤。少年美貌如粉粧玉琢。艷麗勝于裙釵。因下鄉向庄佃收租。宿于佃家。晚間偶出壠上閒步。歸見案上有蘭花一枝。鮮香可愛。不知從何處來。明日見一少女垂髻窻前窺覷。林就窓而詰。女即笑步而去。振有聲。繼而復來曰。昨日有一枝花落在此。着我看討還。林曰。在此。問此花為誰之物。女曰。我姊昨來看汝住處。落在此。林笑還之。女去。又持花來。擲林曰。我姊說這花教你一夜便弄得此等模樣兒。

晚間月上。妙約你到東廂賭花問罪。女去。燈靜。林至東廂。移時。果見一女。嫣然而來。年十七八。俏俊無比。林一見消魂。攜手並肩。覺香氣馥郁。竟體如脂。彼此各道衷曲。真似膠漆。歎聞有呼荷姑聲。女曰。空庭冷落。不可為歡。明日父先入城。舍下無人。即可從屋後。繞入內房。當焚香掃榻。以待叮嚀。而別。林歸室。卧輒轉思慕。一夜目不交睫。繼聞枕上雞鳴。樹頭鴉叫。旦氣澄然。中情頓釋。自念我已。有妻。彼尚未婚。一時亂之。寔為損德。明歲科場。豈可望乎。遂披衣。蚤起。奴。

入城。自此足跡不至。女亦無由寄訊。聞其一病幾死。林毅然不顧也。丙子。遂提鄉書。人以為不淫之報云。人有轉念。遂成惡道。然必察其初心。之是否。若林子之。竟夜低徊。平證正果。可謂善補過。

乾隆辛丑有吳儂某在濟寧王公牧作記室游于  
市見鄉人負牛段玉羅漢色深碧以四緡售歸命  
工開琢寶元燦爛掩映几案夢為寶石成搬指一  
牧進之國爺大喜以為寶石從未有此色成指環  
四多為牧夫人所得一花前携歸舊遇胡賈以萬  
金買去云此祖母綠中華何尚有耶吳儂亦富